

祥符縣志



三賢祠記

明毛伯溫

三賢祠者祠高李杜三賢于吹臺之上也按唐史
高適李白杜甫天寶中乘梁宋間共飲吹臺之上
酒酣擊歌俛仰今古旁若無人而杜詩亦云憶與
高李輩論交入酒壚兩公壯漢思得我色敷腴氣
酣登吹臺懷古視平蕪是時白甫皆以讒嫉去國
年各四十餘而適則封丘尉耳三人者固蓋世之
豪顧坎坷徘徊行歌古墟榛莽中使其登臺悲嘯
望芒碭數鴈鶩嗚呼傷哉白梁園歌適古大梁行
豈以其時詩歟詩李杜尙矣適詩慷慨悲壯爲盛

唐諸人冠而杜子亦時時推適曰美名吾不及佳
句法如何蓋飄然不群之外推者適一人耳適五
十始詩故叙年李杜之上其詩頌二子故並賢之
而並祠之吹臺故有禹宮宮之後有宮室而棲非
其鬼伯溫業撤其鬼而祠三賢矣今年秋偕蜀張
子開西袁子李子謁焉登臺四望曠原孤城日涼
雲斷風飄飄起黃蘆木槿軒櫺予與三子者灑然
驚回思三賢又愴然驚曰適頭矣白甫乃如斯已
耶傷哉傷哉

褒忠祠記

河洛中流也而聚光岳之英忠臣烈士奕世稱
名表表史冊而往建忠烈祠矣而革除諸死事者
未及義有所待也歲壬申聖天子御極下詔褒
諸臣令各祠其土甚盛典也海內諸司奉益虔
甲戌藩左使副小江吳公至蒐核得死事者五六
司馬鄧州鐵公少司馬榮澤邊公少司寇群符王
公駙馬武陟李公衛鎮撫中牟楊公通請于撫臺
太恒吳公巡臺兩河劉公下不佞行諸郡議已得
其應祀狀遂卜勝地於南薰門外許忠節祠右擬
開封曹守會於鳩工創建祠宇工始于秋七月迄

卷十二月而著成輪奐異如編吉二臺率所屬吏
士奉主激社濼薦仰瞻廟貌凜凜然有生氣環而
觀者若堵吳小江公暨右轄鮑公憲副田公等揖
而進曰是不可以無記願鉅筆記之以垂不朽二
臺遂授簡於不佞余喟然曰五公之忠肝義膽載
在國史其精爽固與日月爭光也諸公亦知聖皇
所以褒錄之意乎夫鞠躬盡瘁貞臣之所以報主
也顯忠蓬莖明主之所以礪世也故錄遺忠而後
天下之竭誠盡慎者勸懷利事君者媿有位者勉
修其職無位者效修其所天常人紀所以維時

一墜者情有此耳昔文皇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又
曰練子寧若在吾當用之蓋褒之也昭皇曰方孝
孺皆忠臣也遂肆大青又謂曰忠臣宜有傳不書
則何以示勸大哉王言其褒忠義以風來世何後
先一揆與我聖天子英敏天縱動率舊章明詔一
頒海內士君子咸懷懷焉務傾赤心以共厥職而
中州爲股肱地孚化最先感發之機翕如也吾意
是祠之建也使後之官斯土者瞻之而肅然敬惕
然思奮然起則必攄誠布悃大法小廉而卓乎以
忠讓先天下曰此中州之良吏也使後之生斯土

者瞻之而肅然敬惕然思奮然起則必砥節礪行
頑廉懦立而卓乎以高詭重天下曰此中州之良
士也則是祠之所振興而裨益世風豈淺鮮哉是
則聖皇褒錄意也余故表而出之以勗後之官茲
士與生茲土者諸公巖然曰是可以垂不朽矣遂
書此以志歲月云

歷代烈女祠記

明吳道直

豫洛當天地之中風氣毓靈山河輯秘粵自伏羲

肇生姬周定鼎以來豐壤興區雄視海內逮我明

興二百餘年密邇京輔聖化鑄濡其間忠貞之塗

心之臣摩踵接以復先相望重乎其可稱
臺閣婉淑之仁閨關簪笄之流守義秉節視
死如歸寔有恩重移天哀聲沒地卒然不可奪爾
遠人亡顯揚未舉遂使義骨燼若寒灰勁節斯
涇靡草余嘗弔古悲幽輒歎歲流涕也維時撫臺
健齋栗公巡臺方湖楊公茂承上命建節茲土二
公皆晉人同寅協恭驩若平生以故期歲之間政
化清夷境內大治復相與謀曰王化託於閨門風
教係乎激勸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欲風移俗易也
難矣爰命憲學楊君俊民諮諏遺秀披採往懿邇

考三代而下拔其死節之尤者未嫁殉夫如周衛
侯女等十五人罵賊就戮如息夫人等九十五人
含悴指生如荀采等百有六人雲蒸霧翳照映圖
籍曷異發荆山之璞價重連城剖照乘之珠光曜
千里復撥開封洪守忻暨委祥符丞郭道欽拓地
創祠誅德誌行撰良辰潔牲醴廟貌巍峩觀者如
堵爲人父者必將口如是而後無愆于歸之義爲
人婦者必將口如是而後無媿從一之節觀盛典
起始不知其幾千萬人余嘗謂婦之從夫猶臣之
事君分豈不併其義一也夫之責節猶臣之協空

雖有殊其心口也每見經生儒士誦法先王曰
談仁義覘其誣誣非不捐軀濟難効烈士成仁也
比觀其時固僥倖苟免百計避危軍復有節義奮
發冒風波于險塗哉而烈如諸女生長帷幃未涉
書史卒能有光姆訓無忝所生顧非由於性成乎
嗟乎一日孰短百年孰長烈女之賢操固如此然
旌節以厚人倫褒往以勸來世徵二公吾謹與
遂不辭蕪陋纂輯休美俟他日撰國史者得見而
河之地節義獨盛又如褒彰節義自二公始焉

信陵君祠記

明李維禎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今志稱夷山亦名夷門山在府城安遠門內則北門矣獨稱信陵君墓在城東揚州門耳余宦大梁二年徘徊二門間莫得其處夫侯生非信陵何以聲施後世廼今俱沒沒也更讀志則濟源之軹鎮有聶政廟汝寧之西城有荆軻廟兩人皆以俠血食而信陵顧缺焉漢高帝英王山其過而以太牢祀者惟孔子真信陵詎無謂哉稱人尸祝俎豆者何限信陵何以無半菽之本乎於是相地得上方寺之右方實在東北門關度生

車騎所嘗經涉廼爲之祠祠與寺通伴僧領祠事
無煩有司庶幾不以費廢儉羊又虞夫後之人不
察衆以爲荆軻聶政之俠同類而共訾之也稍察
其行事而識所以創祠之意曰信陵君蓋戰國之
才臣也以客掩也蓋魏之忠臣也以俠掩也請以
三君喻春中始而強楚繼而賊楚棘門之誅孽自
已作孟嘗旣相齊泯矣去而之魏合四國兵以破
齊死其君於莒身得無爲戮幸耳彼夫曳珠履而
居代舍者余不知何人要之皆亂賊之黨也平原
有士如毛遂毛公薛公者而不能用失計馮亭以

挑秦禍幾喪趙國之半賴信陵而得比于人數因
人成事寧獨十九人取譏哉信陵雖多客實無藉
客何以明其然也邯鄲之圍秦日無趙矣信陵
符以有魏師而其人皆畏秦者也又縱其父兄若
獨子歸者二萬人卒以偏師拒秦秦不敢入秦乘
信陵出而伐魏目無魏矣信陵以二使致五國之
師而其人又皆敗衄之遺也國異兵兵異師驟而
合之大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北至函谷關而
不敢出舉數十萬不相習之衆一旦得其力焉
死此非客之能也其勦魏無魏秦對秦公孫六國

楚有重寶萬言審天下之大勢深切著明可謂
當世之算客有及此者乎藉令魏王早用其計
合楚趙以助韓則韓不至失上黨趙不至敗長平
六國何遽折而入於秦乎故曰信陵才臣也以客
掩也以魏救趙而魏重以五國爲魏却秦而魏安
去魏而魏受秦兵還魏而秦用間罷將而魏輕身
沒而魏隨亡魏王畏之怒之再以毀廢而不對故
曰信陵忠臣也以俠掩也然則何以竊符符不竊
則魏師不出魏師不出則趙必亡趙亡則魏從其
後身數請王賓客辯士說王萬端而不聽也將坐

視魏亡乎全其身以善其君古之人行之然則趙
全之後何以不卽歸魏魏王之忌信陵自其能探
趙陰事始矣早歸而逢其怒必以矯令誅卽無誅
而秦間早行信陵必不將誰可以當秦者秦不伐
魏魏王必無迎信陵伐魏不急魏王亦必無迎信
陵秦益急魏魏益急信陵急而後任專任專而後
得畢其長是忠之術也若是非要君子然秦兵却
而未嘗聽實有加焉何要之有也却秦存趙使將
將其軍歸魏而獨與客留趙自言罪過以負於魏
王令秦之君臣以不怒言王城故因知信陵真不

負魏也非聲音笑貌可假借也是忠之符也然則
何以飲醇酒近婦人而死操上將軍之印諸侯將
皆屬何有於魏取卧内之兵符如探囊何有於王
而終身北面不失臣節卒無以解王之疑是故溺
酒色以自汙也信陵而愚人也則可信陵而非愚
人豈不虞酒色之足以死哉秦間行而魏將代魏
之必入秦以日計耳不欲生爲秦虜有託而逃是
忠之隱也太史公傳其完趙時有自功之色客進
說曰物有不可忘有不可不忘人有德于公子公
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願公子忘之也且嬖

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
未爲忠臣也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斯可諒
信陵之心不忘忠魏矣揆事設策能成信陵之忠
而有功者莫若侯嬴朱亥與毛薛兩公克君不可
忘之義並祀亥嬴其不及毛薛者非魏產也祠成
而中丞吳公聞之謂是舉也於祭法合以酎金來
助則刑牲醴酒備邑令蕭重望奉祠入祀而爲騷
一章授工歌之曰河流兮不遠
子今日晚雲車駕兮旆建紛
關兮城雘右朱亥

合靈侯生周知流兮復遊
王侯兮秦漢先

今金城封函谷兮無入行王安坐兮大罍呼萬歲
今傳錫功不賞兮中流謗瞻王庭兮無良哀莫哀
今國將亡國亡兮身首靡爲秦俘兮孰與魏公子
憂生兮曷以樂死飲酒兮御女晴知我兮良苦西
方兮不可以處雖五國兮非吾與作新宮兮故土
坎坎兮擊鼓蹲躡兮終無竟歸來兮栩栩

鍾公祠記

明姚思仁

粵稽秦漢以來大中丞世稱雄駿我明興分畫方
岳廣吏治思吏不專事特簡重臣授節鉞寵靈以
專寄蓋國家綱紀廢墜風化墜替洎有司治敝闕

薛利病以迨兵馬饑饉之計種種操攝焉余之按
豫也寔武林文陸鍾公爲重鎮云夫豫天地中區
也北距障隆南接汝宛黍丘帶乎東疇函鎖其西
綿亘萬餘里不崑然雄藩大都哉俗尙雖淳雅重
禮義然其地瘠薄寡蓋藏人喜奮勵漸以繁麗爭
雄長山澤間多在俠權埋爲人借軀亡命自昔已
號難治矣天子嗟然南顧亟得冠倫魁能如吉甫
申伯者填撫豫銓垣以公名請上報命先是中州
屬歲之厲或曠或墊或焚或蝗或疫厲農千里亾
半菽獲綠林者故行而剽死無間半園爲墟勢蓋

岌岌也公以光祿勳兼惠文拜明詔持帑金數十萬
萬之躬詣鄉落賑貧麥計口而餼諭富人以毋
韞年仍規畫諸筭請荏苒弄兵虔劉吾民者于其
溝壑者登流遷復罷察者保而還之司命兩河熙
熙災不爲害公之力也上特賜褒美以故節鎮之
命下矣桑黎聞公來大喜加額公亦訥然曰茲固
所卵翼者也忍秦越乎肥瘠而亡衽席也且翳桑
饑人爲趙宣子倒戈禦徒以報簞食中山君以壺
餐得士卒挈戈從死矧沐天子殊寵敢恡微軀乎
哉遂冒霜露按部諸郡縣延見父老問疾苦廣所

高皇帝大訓章善用長席不用短輿纓綆譚道藝
疊疊忘勅彈糾一時貪墨解殺去廉循吏樂爲用
其他崇功表節肅禮制課農桑精戎律規儉約墜
寬卹固鑿鑿政書可攷也公忠貞神敏包至大人
至細剴繁而不自多舉重而不自勞故四履甫畢
而勞憊不起余與公同里且同事方相成而不軋
也嗚呼公竭忠死事深爲朝廷痛寧止痛吾私耶疏
奏於上天子錄其勞厚加卹與亦式闕封墓之遺
也嗚呼公竭忠死事深爲朝廷痛寧止痛吾私耶
不聞人深求無爲伏乞大皇帝于祠祀合通天

下者惟社稷山川與孔仲尼以黎德校功世靡僮
也其次勤勞死厥事與禦大災患者亦得祠于土
地若公再歷中州功業爛然人耳目宜世世血食
矣且公爲名執法直震懼中外當二王並封臺
臣口至默公不難批逆鱗爭之條陳皇儲宜蚤建
天下本至今讀其疏令人竦然髮上指生平慨然
維世教直闕濂洛闢與闡微發鍵一時斯道昭暢
若星緯是宗社且嘉祐公而往聖來學均受休貺也
異日天子振風教下禮官議當如薛文清王文成
數儒臣從祠孔子廟堂豈但肖祀大梁哉祠爲堂

若干盪繚以垣捍以重門厥工告竣今紀其事貞
珉復爲樂章三俾奉祀老歌而侑焉辭曰曠天鎮
兮蒼蒼渺象漢兮泮泮宮岑岑兮高驤桂芬撩兮
虹梁霜露凄兮旌旆揚神弭節兮從何鄉肆容與
兮翱翔窈環珮兮璆鏘右迎神 下章昏兮透迤
曠旭輪兮陸離奏激楚兮差誰思酌黃流兮祝致
辭周喬陟兮通陸夷邦維莫兮澌澤遺追往烈兮
鬱伊靈修然兮降格右宜神 僅建舉兮孔迷寧
不流昧兮夷猶度埃風兮浮游駕瓊象兮騷文祀
言及荒兮曠九州聖不日兮後湛夏鹿我民兮切

休明祀事兮千秋右述

禹王廟記

明李夢陽

李子遊于禹廟之臺。見黃河之防。孤城古宮。平沙
四漫。遐睇故流。北盡碣石。九派湮淤。雲草浩浩。於
是愴然而悲。曰。嗟乎。予于是知王霸之功也。霸之
功。騷久之。擬王之功。忘久之。思昔者禹之治水也。
導川爲陸。易軌爲寧。地以之平。天以之成。去巢就
廬。而粒而耕。生生至今者。固其功也。所謂萬世永
賴者也。然問之耕者。弗知粒者。弗知廬者。弗知寧
者。弗知陸者。弗知故曰。王之功。忘譬之天生物而

物忘之冰者忘其川栖者忘其枝民者忘其聖人
非忘之也不知之也不知自忘及其齒也號呼而
祈恤於是智者則指其所從來而廟者興矣河盟
津東也感曠肆悍勢猶建僦堤堰一夾數郡魚鱉
於是昏墊之民匍匐詣廟稽首號曰王在吾奚溺
而防丁堰夫樞戶草門輪築困苦則又各詣廟稽
首號曰王在吾奚役斯所謂思也故不忘不大不
遠不深深莫如地大莫如天王之道也伯者非不
少也然而能使之不忘而不能使之不疑何也不
忘者心之則近近則遠遠則疑如秦穆賜食善焉

也夫天下未聞有廟桓文者也故曰子視
禹廟而知王霸之功也或問湯文不廟李子曰聖
人各有其至堯仁舜孝禹功湯義文王之忠周公
之才孔子之學是也夫功者切乎菑者也大梁以
菑故是故獨廟禹是時監察御史澶州王子會按
河南登臺四顧乃亦愴然而悲曰嗟乎予于是而知
禹之言徵也吾少也覽嘗躡州城眺滄渤南目大
梁之墟乃今歷三河攬淮泗極洪流而盡滔滔使
非有神者王之桑而海者久矣尙能粒邪耕邪廬
邪能甦者寧邪川者陸邪嗟乎予於是而知功之

言徵也所謂微禹吾其魚者邪所謂美哉勤而不
德者邪於是飭所司葺其廟而屬李子碑焉王子
名溱以嘉靖元年春按河南明年秋代去乃李子
則爲迎送神之辭三章俾祭者歌之侑神焉其辭
曰天門兮顯關赫赤兮雲吐窈黃屋兮陸離靈總
總兮上下羌若來兮儻不見不見兮奈何望美人
兮徒怨苦橫四海兮怒波右迎神 絙絃兮鏜鼓
神不來兮誰怒執河伯兮顯戮飭陽侯兮清路靈
靈兮來至風泠泠兮堂戶舞我兮我醑尸既飽
香灑乾惠我人兮乃土乃粒日云暮兮尸奈何古

降神 風九河今海暮雲曠曠今昏雨王駕風今
驂文魚龍翼翼今兩旗悵佳期今難屢心有愛今
易離愛君今思君有芳今酒芬君歸來今庇我民
右送神

庇民祠記

開封城馬軍衙橋西故有于少保祠云祝公以定
頌保泰之功若無何而死于天下人聞公死咸
驚而疑而涕泣語曰鷺鷥冰上走何處尋魚噍
前巡撫河南時實廨馬軍衙橋西而梁父老於是
聞公死則咸涕泣日相率潛詣公故廨爲位哭奠

焉會純皇帝立詔白少保謙寃宥其家而遣祭其
 墓乃梁父老則又咸涕泣相率私起祠故廨傍祠
 公伏臘忌梁父老則把香曳笏躡履若少壯咸翼
 如不期至稽首祠下哭填門塞戶矣會又敬皇帝
 立詔少保謙贈特進光祿大夫在國太傅謚肅愍
 立祠歲春秋祀之而日旌功祠乃於是梁父老則
 又咸涕泣相率數百千人詣闕門伏訴少保謙前
 兵部侍郎時巡撫功云願梁立祠如杭祠不報而
 梁父老歸伏臘忌歲仍聚吳公子私祠今三十年

餘矣
 二十五年
 監製
 史
 趙
 張
 君
 清
 軍
 許
 君
 道

胡公祠下見其門庭三間僅存堂欹漏欲頽矣
雀擾擾拱棟原走踰墻垣盡圮羊猪外來於是
惘然思俯而悲也已仰而歎曰嗟斯非梁地耶宋
不此都哉靖康之事千載銜焉二帝不南矣夫定
領者世保大者食澤流者思故祠之言思也血食
使之世者也於是下令曰少保祠撤故易腐扶歆
植頌起圯新而繪室而級而隅而榮而序備矣曰
謁者奚止也則重而堂器奚貯也則翼而廊而道
士玄林守焉西北隅其房也望之栗栗而嚶嚶故
校而嚴嚴是使之世者之道也李夢陽曰予觀今

人論肅愍公事未嘗不酸鼻流涕焉益傷爲臣不
易云大事莫大於君出處入排遷主戰四者旦夕
之勢而存亡之判也乃今人議則異是或見鮑莊
事輒曰夫葵猶能衛其足然獨不思勇士不忘喪
其元乎孟子曰所欲有甚於生者故生而有所不
用也然將軍蚤留侯良功成身退天下兩高焉此
又何焉於乎難言乎豈所謂計免者非忠貪盛者
違智歟而賊首擁太上皇大同城下勒降大同人
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宣府城

下亦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

京城下京城人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以
矣於夫公屢言曰魯不降社稷爲重君爲輕其
也事以之成疑以之生者歟且太子之易南宮之
錮二者有能爲公恕有否耶公有不如意輒拊膺
恚曰此一腔血竟灑何地聞其言孰非酸鼻流淚
者而獨咎予也於乎嗚乎雖然宗澤岳飛非下於
人者艱難百戰卒愠而死若公者死可矣公巡
撫諸所業載傳狀乃公不復述第述其始終若是
亦大者云祠修於是年春越夏而告成張君名淮
南虞縣人許君名完丹徒縣人事祠事者開封知府

賀君鏡也系之詩曰於鏢旋運曷平不陂康屯傾
否哲者斯利於維哲革鑒精含貞匪時曷徵匪猷
曷興靡疑靡驚厥伐用成厥育是輕委躬于誠蛇
何盤社龍何在野乾極虺虺日月易含恣爾乃賊
乃曩國邑之亂之訖陵廟岌岌公丁其時矢身以
殉山仇排義不難不震僉曰和宜公曰有戰四方
之事譬絲遊及帝昇弗疑公泣視師義激六軍如
虎如雷惟直斯壯人心于城肅肅我壘悠悠我旌
獨奴喙突疆場載清載河誠寧皇歸於京古曰詩
難今謂曰癡心

非功孰諛靡和孰毀非同彼巧彼在厥膚斯厲古
則日直今曲自爲於乎少保時晦時昭古誰無死
死有榮衰峩峩廟祠棟隆崇基神之遊之旃旆其
旗白馬朱衣有風淒其歎其有光若徃若來卽而
罔見跋望漣而茲邦寄居氓寔爾思

國相寺記

國相寺繁臺前寺也臺三寺後曰白雲中曰天清
塔斷而中立有鶴巢其上戛戛鳴按夢華錄繁臺
寺一耳亦不言其地之盛嘗聞之長老曰寺一耳
而三其教中教之講僧玉色褊衫後教之禪深褐

福衫前教瑜伽淺褐褊衫而寺遂三後有白雲閣
于是號白雲寺中有天清殿于是號天清寺前有
國相閣于是號國相寺寺分勢孤時遷世殊于是
崇者頽而下者蕪僧闕教汗庸師惡徒于是樹石
盜亡損破鳥鼠穢之往來羊猪寺非若能主矣又
國初剝王氣塔七級去其四崩齧幽窘狐狸魍魎
昏曠陰啼僧席未暖業逃去而善彬者國相僧也
乃奮然興日寺時世廢邪僧廢之邪于是守一清
修年七十餘步請戒壇受戒持之于是寺得不土
平者彬之力也亦賦以水漚漚請古蹟茫然蕩然

獨斯臺巋然存峻崎可遊遊者攀藤藟以筆花
晨月夕雪驢風馬無不扣彬之門者斯足知彬也
正德間彬葺其寺殿暨伽藍閣山門鍾樓僧房等
而睢陽衛百戶趙越等實助之湼塑其像設按舊
碑寺宋太平興國二年建今洪武初僧古峯者新
之相去四百餘年矣而空同山人爲之記

天王寺藏經閣記

明左國瓊

佛宇凡堂後有閣閣藏其言蓋五千四百八十卷
焉浮屠何因而藏其言邪彼見吾儒者之道自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相延而來者其書一遭秦熾幾

至不振幸而藏於山巖屋壁之間者乃出於旣燼之餘是故其徒亦惴惴焉思以保其言於不墜乃相率而爲之閣以藏之然又豈不私相議曰彼儒者之道爲天下綱常倫理斯民日用生養之計秦猶惡而焚之矧吾徒之所講者尤閎濶高大入於虛寂不屑屑於日用生養之務有不吾忌焚之者乎吾徒又敢帖然自以爲天下方奉信吾道而不爲之所乎是故陸海之內窮僻險絕之地地無不有焉寺無不闢焉幸其有藏而獲存者茲其所用

之也嗚呼彼人不作其言其言其不信

平吾聞之上古聖人以玄默恭己而天下利化
氏闢教亦不至文字而直指人心以見其性今藏
之閣者有五千四百八十卷以惺悟後覺開誨群
生此所以馳華軒而涉要津於宇內者皆以言辭
爲相競也習謬踵弊夫豈今日也哉雖然人不皆
上智也教不皆無言也藏經於閣懼往者遠而來
者放也因言以識教因教以入道演法者所以待
下士也茲閣也肇於元尋迨我皇明幾廢僧古峯
禮于周定王王爲新之嘉靖癸巳復懷義官李孟
和僧道悅民張佐輦爲還先王舊德請于今王王

又爲發財興事孟和董之各捐已資以協其工匪
歲而闕告成左國璣乃述二家立教之意交感互
激以所以告吾儒者以告浮屠氏使閣之藏得以
爲人心之藏焉斯可矣豈特巍然而照輝於衆目
者直爲霄漢之美觀也耶

施藥亭記

明李濂

嘉靖庚申春二月開封郡守衍齋周公立惠民藥
局于天漢橋之北一既定乃饗祀岐扁太倉以來
誦醫師而活之其寮屬僉謂公舉久廢之政以刊
一紀宜紀其事于石以示久遠乃尚記于藥局

自開封舊有息壤藥局盛建于洪武甲子至成化
弘治間舊藥局取濟源縣香錢若干置辦藥品施濟
窮民法至善也後改爲臬司分署而局遂廢藥亦
不復施久無議舉之者自公之下車也適大水爲
虐民病滋甚而城中積水橫溢滄浸民廬至不可
以居公相度地勢乃得其故蓋汴河貫於城之中
比歲湮塞水無所洩公下令開濬之水得通流而
天漢橋飛虹百尺雄跨汴河之上寔爲一方勝槩
橋之東舊有州神廟狹隘湫隘靡堪妥靈公仍故
處改建神廟三楹丹碧黝聖煥然一新乃於橋之

西華建惠民藥局而高廣與廟埒云公復清查郡
治前官地民之餽厘者歲可得白金若干置辦藥
品足供一年之需而濟源縣之香錢弗之取也爰
命醫官楊孟賢等與其事日施砭劑以濟貧命之
病者議既定乃白其事于巡撫大中丞臨溪張公
巡按侍御月巖孫公暨藩臬諸公咸嘉允之抑是
局也路當通衢民往來絡繹弗絕凡抱病而至者
咸集棚外而內科外各司其專業診脉叩原對症
役藥疾者瘳者皆有所賴坐使四境之民咸登于
壽域公之德德及於斯民者可勝計哉按周禮

醫家善治陰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而疾醫領之
今內科之所司者是已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
傷祝藥劑殺之劑今外科之所司者是已司救凡
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
命施惠今之施藥以救貧病者是已我皇上子惠
困窮仁恩洽於四海輦轂之下累歲施藥普濟羣
生天下臣民傾心愛戴公仰承德意施藥于郡中
然窮簷蔀屋之下荒村僻壤之氓多有疾病纏紮
卧于牀蓐或竟夕呻吟或經旬痛楚欲求醫藥苦
乏購資一聞施藥之令咸扶掖而起迤邐而來望

州橋而引領懷藥製以言旋莫不感荷皇仁謳吟
善政懽忻鼓舞于道路之間者蓋千萬其人也昔
范文正公自謂不爲良相則爲良醫其志蓋欲濟
人利物云爾公受命領郡綱紀一方有相之責矣
施藥活人效醫之能矣一民疾病則曰我病之不
一民天札則曰我斃之也不亟起之何以子之不
亟瘳之何以休之心禹稷憂世之心而廣岐扁回
生之術良相良醫兼而有之矣程伯子曰苟存心
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公之謂也公嘉績著聞超
邁伊邇尚賴後之君子謹視而即修舉之則闔郡

生民之利寧有窮乎公名及字易夫屬之宜賓縣人甲辰進士祥符縣知縣王堂全立石

許忠節公祠碑記

正德己卯之夏寧庶人宸濠肆逆維時巡撫江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餘姚孫公燧暨江西按察司副使固始許公達抗義不屈死之嘉靖初詔旌死事之臣燧贈禮部尚書賜謚忠烈達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再加贈禮部尚書賜謚忠節各蔭一子爲錦衣衛正千戶遣官祭葬並立祠於南昌又各祠於餘姚固始以示褒崇嗣後浙江守臣又立孫

祠於杭城都會之地以風其鄉之人癸丑春三月
 巡撫河南都御史蒲圻謝公存儒巡按御史東牟
 浦公之浩謂杭既有孫祠而許祠未建于汴二公
 死事寔同表揚之典不宜有異乃咨諸藩臬二司
 暨學憲臣僉以為然於是檄開封知府王君撫民
 擇基於省城南關亢爽之地創建忠節公祠鳩工
 市材為堂四楹中肖公像左右廡楹亦如之前設
 重門繚以周垣而龕几瓶爐之類罔弗為之備且
 屬余紀其事于麗牲之石未幾二公以遷代去嗣
 後都御史銜水楊公宜蕭田公守愚相繼以

撫至御史孝義霍公冀以巡按至復趣成之而利
乃完終其事者知府翁公時器同知何君鏗也余
惟忠義之在天下人心攸同風勸之典弗以域異
事故南昌之祠公死節地也固始之祠公所生地
也汴亦公之故鄉又公應試赴官往來地也抑體
鬼雖歸葬固始而竟氣之無不之者安知不徘徊
眷戀於斯地耶顧汴人有弗能盡知公死事之繇
者余據其槩而書之公諱達字汝登世爲汝寧固
始人幼負敏質風骨秀異爲諸生治毛詩有名丁
卯舉河南鄉試明年戊辰登進士第己巳授山東

樂陵知縣有惠政及民辛未劇賊劉七齊彥各起
畿甸轉掠而東攻焚郡邑殺長吏公能禦寇寇不敢
近樂陵臺臣薦其才超拜山東按察司僉事兵備
武定州公出奇制勝屢挫賊鋒斬獲無算丁丑擢
江西按察司副使嘗是時濠招納姚源華林諸賊
縱劫江上獲其貲以厚賂權倖將圖僭逆公言諸
皆事者曰寧藩饋遺貴近皆取給群寇今莫若剪
寇則財困財困則賄息賄息則交解交解則其惡自戢
而吾志可行不然後難圖也當事者難之其策竟
不能用再踰年濠益橫臺諫交論其久蓄異志形

迹已露不可不問其罪詔遣親重臣往諭且令之
悛濠惶乃值六月十三日其生辰也自巡撫孫公
以下咸具幣入賀因大饗之明日諸官往謝濠颺
言曰太后有旨召我如何孫曰請出旨以示濠素
忌公威名又特問曰許副使如何公曰天無二日
民無二王副使惟有赤心耳不知其他濠怒曰我
不能殺汝耶公曰汝能殺我朝廷豈能殺汝特先
後關耳濠令人執公暨孫公以出公顧孫公曰我
嘗昔之言正謂有今日耳遂並遇害於惠民門外
時年三十六秋七月提督軍務御史餘姚王公守

仁克復省城擒濠於鄱陽湖中而豫章之人咸具
竊素矣莫公如喪父母嗚呼向使公剪寇之策行
則濠之財用詘矣弗腆厥賄結納淺踈內構靡通
外謀斯寢其爲江西生民之利何如也而策卒弗
售謂之何哉憶昔乙亥之歲余觀政戶部適公以
會事滿三載上計京師數會公於同鄉燕饗之席
賤見公氣貌端雅蕭重寡言論者皆予公爲大受
之器其後果以精忠大節表樹於時雖然爲國朝
名臣可謂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者矣公三子
長曰鳴受蔭官錦衣次日堯曰堯美才子孫葵

其賢天祐善人如此哉余既述其事而復承之
是送神辭二章俾歌于饗祀之日以侑公辭曰旭
日出兮扶桑儼旌旗兮飛揚撫長劍兮繡裳窈窕
赫兮靈鑾神之來兮茲惟故鄉陳葛有兮桂漿豐
且俎兮中堂絃理琴兮吹參差巫緩舞兮祝進辭
懷佳人兮我心悲雲黯黯兮飄寒飈靈剌剌兮光
陸離聊弭節兮慰我思右迎神 神去兮何之天
門兮逶迤蹀赤虬兮導玄螭雲駟舉兮予莫可追
莫可追兮奈何悼往事兮涕滂沱天無二日兮不
知其他正氣塞兮八極頭白兮身殘國維莫兮

臣準植稟如生今以直神所至今敷德惠我民今
登黍稷右送神

縣署碑記

明曹金

祥符故陳留浚儀地史稱國通五達水陸都會是
已高皇帝邇理天下罷汴梁路署省部縣九十三
而祥符錄省會繁號第一何以故蓋直指藩臬長
諸大夫郡守丞以下群然分部臨之而清戎督饜
屯馬控儲恤膏臺省部寺諸使者暨四方銜命之
士又夙夜干旌相望於道有司卽彊有力者率疲
于齊命不遑食息小民供億困敝從可稽已此終

其正也。迺其事聞八郡，狎而舉，往往資具，目前財
偏之爲累，不可勝窮。洪武初編戶百七十有五，逮
正統中纔七十年，所而耗者什二，今更百五十餘。
襍溝壑轉徙，殆且過半。曷以堪事？余嘗有慨於中。
白當途者而所司，或引嫌莫以狀聞。吾恐邑之日
削月枯，不陵夷丘墟不止也。今天子隆意民牧，銓
宰體明德，求良吏才，得祥宇李公來領縣事。雅抱
左右斯民之志，故始至輒問民所疾苦。究今昔登
耗之繇，而慨焉謹身。率先日孳孳，務寬厚廉平，與
民休息。尤毅然以拯偏庇民爲已任，一切條注曉

然如星日麗天蓋專一子惠而非汲汲務名者也
甫期月而政成間進父老於庭問前令所有聲蹟
赫奕可法程者邑故無專乘而蚩蚩二三父老無
所省記公作而嘆曰前事不忘後事之鑑後之視
今猶今之視昔非予之責而誰耶於是過余請記
題名余謝不敏而感公之加惠初邑意蒸蒸厚無
窮敢不敬諾余惟太史公表漢將相名氏歲月以
詔來者後世師其意爲題名要以彰燾惡不警勸
云爾宋司馬文公正紀諫院題名曰後之人歷指
其名而議之曰某忠詐曲直嗟乎獨司諫也哉祥

...而否者幸其亡所措與余聞見寡陋爰稽載籍詢故老厯厯得三十六人名氏而歲月宦蹟皆湮遠莫得而詳焉嘉隆來耳目所睹記惟重慶蹇公理菴之嚴明涪州劉公懷竹之仁恕二公皆約已愛民而民到於今思之其繼今以往蒞斯邑而鑒斯石者寧無覩河洛而思禹之心哉夫此一邑也困敝于二百年之久而蘇息于一歲之間且將舉世世而登之衽席之上非公惠之而何余故曰公之加惠敝邑意蒸蒸厚無窮也公諱天麟字仲

仁庚辰進士牧馬千戶所籍山東武定州人

貢院記

高皇帝疆理天下著科賓賢令郡國都會闢大比
文士之館曰貢院務在登雋誥敷治理至重也河
南省貢院洪武初卽元故平章竺氏宅隘甚宣德
間徙城之西南隅其地卑卑天順壬午水溢城蕩
爲沮洳會徵士期偪所司卜亢爽徙今址制出草
創弘治戊午臺使李公澣決策增修庶幾苟美矣
迄今八十二年所歲事紛飾徒夸外耳內寔寢敝
其士舍板屋一當傳燭赫燭熏天癸未京師之災

可也嘉靖甲子監臨顧公能惻然念之今在
漸易以甄期數年襄事有司動稱時諧因循十
六年易繼十之二上四年丙子今藩司伯鄭公以
臬長至適監試事每嘆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柰
何輕致千人以管試于不測哉今年己卯公已遷
左使使事迺謀諸右使張公曰院以貢名要在
顧後策熟王家視官舍直遠廬耳今有於官舍一
弗當輒舉中人之產不少愆第令吾審時務節約
提調之謂何會侍御蘇公慎重文事按節他未遑
卽詣院周覽指畫具有成議以聞于中丞周公訢

然亟允所請于是程功度能卜日興事鳩良材堅
甃以振起其頽壞而金碧丹堊之一洗堂廡臺榭
門阨垣墉之舊悉與更始其軀舍二千八百有四
加板屋十之二故事三司以事來會御史坐門屏
簷溜下不能容今增深廣七筵拓以重軒儼然一
堂焉往檢視士諸司府率當衢結廬以居創置二
廳署于院門兩旁左曰司廳右曰府廳皆門二重
庭三楹東西廂六楹至是內外巍乎煥然一大觀
矣始於春正月七開工財用出公帑二
千金民無所預郡太守薛君嘉成事來屬余紀

石曰斯于明官厥事速頌者矣乃此貢院因仍
再歷甲子而大備於今日當事者甚盛意也義官
有述以詔來者余謝無能爲役而又撫今懷昔不
能已于言夫人精神智慮鬯於安舒而縮於矜持
何者勢固然也始余爲諸生兩試於此同事每相
戒勿燭印不第末耳夫以校士之場而使人兢兢
然圖苟且畢事如朝廷簡士何今而後士之操鉛
槩業其中者相與鬯意研精造於懍懍何其幸哉
抑余有所感而願竊有所規焉易神農作市致天
下之貨交易各得其所史稱珠玉傳集于市聖人

得之以爲寶惟此文院大會全河之髦士人抒所
蘊珠璣琳瑯璀璨錯陳固一都市也使士而繇是
登天府爲大寶上下無負各得其所以稱於天下
後世曰自鄭公院之修也得士爲寶則其功孰大
焉其或詭連城而售燕石以惑當事緹巾重襲端
冕以發將爲周人笑之如文院虛車何項者余聞
諸星家者云歲星當梁宋之分而考之權氏禎應
有曰端人哲士連茹播職今院之成適逢其會不
謂發於人格於天哉是役也周公名鑑平京人蘇
公名民望長垣人鄭公名雲登開縣人張公名天

以深州人薛守名輸天成入俱進士董役二郡丞
關封薛君遷衛輝李君恩寵俱洋縣人舉人倡議
協謀於法得書而鄭公之蒞河藩也三易官箴端
表映物明照秋毫制利剔蠹百濟其典此其槩云

宗公祠記

明襄貞吉

萬曆庚辰疎章襄子再視河南學政乃登有宋氏
殿墟北眺李固渡環視宋忠簡二十四壁及連珠
砦故處鞠爲草莽不可復識於是俛而思仰而歎
涕潛潛下蓋傷其有臣而弗克究厥施云及詢忠
簡祠祠在武成祠右制自前巡撫陽華章公而祠

事不舉襄子乃按宋史陳宗忠簡往蹟白撫臺周

公暨諸公趨臺許公檄郡邑守令歲祀如典或問

襄子曰祠何祀襄子曰祀忠亦祀功也曰忠簡忠

矣若夫中原板蕩二帝蒙塵宋之創也日甚忠簡

忠謀讜議卒莫能用蓋弗克寔厥施也功則云何

襄子曰唯唯否否夫人臣之義惟利社稷永國祚

為上保土次之舍是何功焉當女真之入也康王

嘗再使其軍忠簡迎而謂曰蕭王一去竟不返矣

今敵又說蕭以誘大王願王勿行及都城陷忠簡

舉義皆北康王固無恙乃正位建年號分封五食

者幾三百載是誰之力也使當時無忠簡則無康
王無康王則無南宋所謂利社稷求國祚者非邪
或謂女真齊李固渡忠簡不躡其後乘輿北遷忠
簡不死其難斯言固矣然當其時內無重兵外無
強援苟捐軀赴之雖得死所如天下事何忠簡乃
草二十四疏乞回鑾復舊都安內攘外以雪不共
戴之耻竟不果行憂憤而卒垂絕之餘猶連呼過
河者三悲夫悲夫使百世之下聞其事思其人喟
然永歎涕潛潛下矧當其事哉若忠簡吾獨傷其
弗克究厥施也忠簡嘗爲京城留守兼開封尹有

保土之功土人至今思之不忘陽華公乃因土人
之思而建祠祠禮成余爲迎送神辭三章書于麗
牲之石俾祀者歌之以侑享云其辭曰采蘋兮河
臯涓壘兮清流華予裳兮沐蘭湯冀美人兮子遊
髣髴兮乘雲羗欲下兮夷猶夷猶兮柰何蹇予思
兮涕滂沱靈連蜷兮若有顧慨長望兮浩歌右迎
神 次坎兮擊鼓吹參差兮堂下陳清醑兮肴芳
醑琴瑟兮代舞君歸來兮佩陸離撫長劔兮把瓊
枝右我俎兮皇皇恍若見兮委蛇聊弭節兮偃蹇
君欣欣兮孔娛右送神 暮雲兮霞霽回風兮

令天門照兮君旋駕赤流兮雙柱山有崖兮河有
州心恩君兮君不留祀不以心兮我事惠我民兮故
丘古送神

西關記

明張同德

大梁爲中原上腹北咽神京南控八省商車市舶
鱗次而西至於大梁門外聯輻接輻旅邸櫛比闕
外舊建重城置四門居然一都會也郡城故窰下
瀦水爲澤國一遇雨潦積水無所滲洩行者曳足
泥淖中萬曆癸卯連雨數月稼穡亡所收米價騰
貴郡邑學舍衙宇皆壞五闕城垣瓦石剝落自城

豪直抵土堤水深丈許車馬不得通行者以舟郡
西迎恩門毀其郭明年大飢加以疾疫流殍載道
岌岌乎無民會藩臬郡邑之長皆入覲督學使者
新都左海吳公守臬司篆深念國家設守土之臣
職在修葺城池保息士民今殫葦竄移里舍相望
國門之外漚爲洪流城隍壞而不治荒政廢而不
舉伊誰之咎夫濟大事者藉人力動大衆者占天
時時疹未息民力何有乃飭境內已責緩征平糶
施賑畫地設粥場以餽餓人鄉正監之公日周視

...

賴有寥既民有起色免於溝壑而麥秋未登公憂
若慮之民何以繼也乃下令曰時之不易患在無
民民之既戾患在無政我有征繕非以厲下也收
待備者以佚道使之上賦其庸下食其力不亦便
乎四境內外莫不驩然匍匐而往受事公乃鳩工
聚材百廢具舉始飭郡邑學宮廟廡堂舍廷於橋
門撤腐易新丹堊黼藻壁水既以改觀修橋梁塞
潦水五閘之外巨壑填爲馳道行者舍舟筏而車
馬無徒涉之憂乘城治禪葺五門之殘缺者西關
迎恩門樓櫓俱壞則舉而更新之築虛起頽甃甃

孔堅麗譙干雲雉趾炫日屹屹言言足以肅觀望而
樹保障考卜於某月之吉越三月而竣事問其經
費則奉入之美也學田之蓄贖緩之積也考其程
事則身爲植日爲省也工中程材中度餼稱事吏
胥不得牟邑里無所擾政之善經哉夫補助興廢
除道繕城先王之明訓具在萊色盈野稷粟何爲
枉梁失政乘輿奚補非所以廣德施而示蕩平之
路也從政者避事而畏譏兢兢自守世務民暑兢兢
不相屬夫且爲遽盧夫且爲秦越何軫念之與夫
乃若備文具而圖一切責成者受事者家上

報成事欲致實功而布實惠難矣吳公處官如家
視民如子其所勤事憂民者不難以身先之故義
激子來功成不日起嗻嗻者莫不含哺屬厭惠不
費而勞不怨卒以集事而得人和中土子遺之餘
息公寔大有造焉公爲當代山斗秉憲衡文一以
真心實學倡多士士皆斌斌鄉化乃其蒿日利弊
存恤民隱計畫周詳而勤施不倦也又彰彰如是
譽髦有造則敬敷之規也勞來拊循則芾棠之遺
也佚道使民悅以忘勞則芄黍之思也秉心塞淵

靡事不舉公之隆施不亦溥乎郡邑鄉約耆民方
 孝等聚族而謀碑欲以紀事頌德則抵張子同德
 問記焉張子曰唯唯公之末賴在荒度公之仁恩
 在生齒周道坦坦履且視焉奚取丘里之言出而
 賦正入保王躬山甫城齊之役烝民具矣公行當
 陟台衡而綜庶績柔惠萬邦何止吾上得受明賜
 諸鄉耆復進曰匪往曷程匪載曷徵願假言于子
 大夫而托不朽也張子敢不敬諾遂籍之而勒諸
 碑亭之石

岳武穆王廟記

城南朱僊鎮舊有宋岳武穆王廟初建於成化戊戌
歲拓於正德庚辰迨隆慶庚午迄萬曆丙子再
重新之今又三十餘年歲久敝矣廟巋然在而弗
堅也弗飭也邑侯王公謁王廟仰而嘆曰斯非王
駐師地耶挽牛車載糧糗焚香以迎義軍者今非
其遺黎耶王之功惟朱僊鎮爲大其神固世世在
也廟胡可弗修也乃捐羨錢庀物材程工鳩役補
其缺漏而煥以丹堊經始于某月越某月而竣事
乃移書同德命碑焉自古佐命宣力定傾戡亂之
臣固未嘗稱之未必人人廟也卽廟矣亦未必人

人思也而歎廟王過王廟者無弗謂王又皆肅然
敬愴然悲也何以得此也人臣遭時遇主身名俱
泰得以究其所施而不負其志功加天下世與之
忘焉無論其遠卽三代以下如蕭曹賈鄧房杜李
郭韓范諸臣學士大夫類能言之而詢之里人牧
豎有識其姓字者乎國有虎臣社稷之衛也上蔽
於昏王中制於權奸矯詔班師且隕其軀功墮身
戮爲千古遺憾此志士之所憤而土人之所思也
奚弗廟也禍莫濳於君辱國感策莫失於和戎忘
戰存亡判於呼吸而國勢懸之旦夕者也王志存

慨多力排和議身經百戰所向成功至郟城潁昌
之捷敵將授首進軍朱僊以少摧衆彼國號令幾
不行於河北磁相開德澤潞晉絳汾隰之兵將計
日來會敵之部將亦且懼息而率衆內附矣此時
王進則敵退王退則敵進固事之間不容髮而關
外專制之義王豈不能辯此使不受詔而終濟師
復中原迎二帝掃陵寢歸朝待命宜無不可奚爲
班歸也蓋勢之不得不歸也王不足以制檜而爲
檜制不受詔而冒不順之名檜必使代之將而奪
之兵王何以自處亦何辭於天下又非獸義不順

也卽不班師亦未必其成功何也王固萬人敵兩
河雖響應而當時張韓王劉諸將各分要地犄角
相援足以分金人之力而懾其氣今諸將皆奉詔
退矣女直重兵尚厚集於燕雲之北而未撤也王
以孤軍抗強敵深入而無援敵將悉其全師萃於
我勝負之機未可保也奈何咎王之班師也賢人
君子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顛覆智炳幾先
哲遵時晦朱高之怯懦不足恃也王知之也檜之
通敵悞國欲弑而不欲戰也王知之也敵幾遁而
詔之班師是益不欲王之成功也王知之也

金脾班師之後力解完樞口不言兵如世出在
湖之上使檜不吾忌敵不吾疑王雖不任事而
賊金湯固隱然在也宗社有靈天心默曠倘敵人
敗盟而高宗悔禍檜惡方茂而天奪之年奮澠池
之翼收桑榆之功異或然之數而隱忍以圖後效
計未晚也迨盧濠淮西之役諸將皆觀望不敢進
王提兵入援金人望風遁去更以世忠搥扇之誣
語泄而中怒於檜是金人之所不得逞志於我者
歟以王在王在而和議必不成檜何能一息不欲
甘心於王也檜之謀與敵通後之計與檜合群小

傳會鍛鍊王始不得免矣子玉死而晉再勝伍員
浮而越兵入道濟誅而拓跋肆人亡國瘁殷鑒豈
遠今敵忠方棘無故而戮一大將使金人酌酒相
賀是以勝筭予敵而自承其敵也夫死何足爲王
恫王死而敗其垂成之功宋事去矣寔此之爲恨
耳王何以死哉嗟嗟渭南之屯仲達困矣將星之
隕誰則爲之朱僊之戰兀木敗矣金牌之召誰則
促之天不祚漢而諸葛死天不祚宋而武穆死其
有廢也誰能興之人謀雖臧無如命何顧求勝於
天卽豪傑之士無以挽國運之阨迨天道混八

昭善善惡惡又不可以成敗論也人代興亡雲
鳥逝丹心正氣雖死猶生王之死也歷世五百餘
年無論權奸朽骨蕩爲飛塵即宋之宮闕寢園亦
易陵谷而秀禾黍歌王英靈炳燦千秋如在使人
慕義弔忠髮指而涕從也王其不没乎昏庸如宋
高夫何足責而檜之夫婦也俊也尚也楫也直太
疑觀之矣卒被惡名有以也夫王公諱復興山東
鄆城縣人舉萬曆辛丑進士治邑善政不易更僕
乃其大要惟是宣明教化賞善革姦之爲兢兢
書之暇百廢俱舉岳廟之修也亦彰往詔來之一

端云同德既爲之記乃系迎送神辭三章俾歌以
侑王其辭曰桂殿兮芝房森画戟兮長廊闢天門
兮顛赫駕飛龍兮翱翔躡雲漢兮執招提歷鄂渚
兮撼霄濤覽相州兮北渚尋故壘兮南郊羌若來
兮河浦泝流漸兮延佇神縹緲兮何歸望不見兮
怨苦右迎神 霓旌兮雲旗挾威鳳兮驂文螭
席兮高張神之來兮風興颺陳桂醕兮設蒸神何
爲兮怨恫燕雲渺渺兮望龍興麥秀漸漸兮愴故
宮剗檜腹兮嚮長舌俊爲戮兮殪楫高神赫赫兮
怒夷二帝 兮可雪右降神 巫紛進兮拜舞

琴瑟交鼓靈皇皇兮居歆
粢食豐穰兮雲霧今堂戶禮告成
粢旨酒欣覓來御兮氣續紛憲勁前兮雲爲殿康
先聖兮冥灑塵扶日月兮齊光調四氣兮若雨暘
昭我民兮穰黍降豐年兮穰穰右送神

役支記

明王惟儉

夫古今之河患孔棘矣然未有窮四海之物力爭
勝於焉夷如吾世之煩費者也亦未有總一省之
征繕責辦於百里如吾邑之困累者也沒有論往歲
比者朱旺口之役公家之所徵求私室之所餉輸
幾當縣官歲入之半而悠悠之論尙有異同乎何

容易也昔宣防之築也下淇園之竹以爲楨故孝
武歌之謂寒長楚兮沉美玉河伯許兮薪不屬彼
其薪交卽今所賦之稍草也當是時河決瓠子瓠
子今隴州地也去淇二百里遙矣天子親沉嘉玉
良馬公卿從官躬負土薪可謂焦勞矣而材僅取
故有尙不能督之於一郡一邑也無乃以事之難
卒致而役之難獨累乎奈之何今以八郡六十餘
萬之稍草而獨辦之都會之一邑耶邑故額六萬
今十倍之矣甚矣哉變法之誤也始嘗試於萬一
之善石於萬惡忍於利害之不償而終以大害驗之

後人也蓋始之射利者實微逐之資操者有賴
急之便若微見其利未幾歲匪恒稔災漸旁滋卽
變法之人未轉轂而已立睹其害矣而業自誤之
不欲更也卒之官賦有頗物直益湧支納叢奸監
守重累中人之資役不畢歲而家徒四壁立焉數
十年來苦累蕭索不知幾千百人故每一役之更
小民之避之也若淵墜虎狼之不可嚮邇而官府
之請謁里胥之追呼亦不勝其擾焉會我邦君有
慨往謬因力陳其不支之狀而當事者亦重念之
累議累駁累減文移之往來上下之叅訂凡七有

閱月而始竟其說以通融之於濱河之州縣因地
之腴瘠酌數之多寡西達陝號東盡梁宋賦凡四
十餘邑而茲邑稍草之存者止三萬矣以故額論
則以十年敵一年之役以今額論則以二十年敵
一年之役自是而茲邑之民其有瘳乎或曰邑都
之區也力饒而易舉地邇而取捷故也夫正惟其
都會也輪蹄之輻湊百凡仰給焉悉索版賦不克
是懼而可復以諸郡之累累之乎且河自分陝折
而東北委蛇河洛之郊崩騰懷衛之墟齧蝕幾邑
一蕩析幾而並其茲邑之蹶屢也者獨惟守土者

城府之見分域之私以致初議之艱也吁亦不怨
矣不佞因是而嘆復故法之不易也由今而邇變
法之日垂十餘年耳而遺老之口不得要領故牒
之稽復歸磨滅豈其放軼以至于斯無乃疆場旣
殊肝腸自易而遂不欲出之以爲証耶更數十年
後何所底止乎且今之法亦稍稍非舊也舊取給
于諸郡今取給于濱河有如異日者復更其說則
一邑之孤島能勝多口之囂乎故邑中士庶僉議欲
永其事且以當事乃邦君之美也爰樹貞珉於邑
之側不佞以是役也始事之誤流禍十載此其義

在柔柔之三章所謂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者非耶
今茲之滅民若更生此其義在大東之章所謂哀
我憚人亦可息也者非耶然自當事之軫恤暨我
邦君極議而卒成之也議豈築舍乎此其義在洞
酌之三章所謂豈弟君子民之攸暨者非耶邦君
爲王諱復興克之鄆城人善政具在輿誦而茲特
其一云

遊梁祠記

明方大美

觀風之命攬轡中原顧瞻嵩河之遺首蒞大梁喟
然歎曰此孟軻氏遠應惠王幣聘之邦也嗚呼哉

仁義之風猶有存焉者乎然而未暇詳觀也乃先
之衛睹淇水而興思曰洋洋乎此武公之髦而勤
學詩人所爲賦淇澳也今之衛其有以學問相切
磨者乎而胡未之聞也于前儒得邵伯雍焉爲之
更飭其詞字奕如也及之周南而邇溇澗之流曰
洋洋乎周公之所卜而定都也禾黍之嗟久矣千
載而下有程伯淳兄弟者崛起以續孟氏之傳開
道南之緒而今將安歸也無已于二先生祠加飭
焉庶其有興乎之汝而思文王之化曰莪樸之遺
教固在何譽髦之寥也之蔡而憶蔡仲之命曰邁

迹誠在我哉于謝良佐見其去一矜字焉今亡矣
夫及之陳之宋則曰羲皇畫卦之跡遐哉邈矣後
之言易者何紛紛也載考孔子絕糧伐木故處今
儼然廟貌在焉豈不樹斯文之幟哉顧誰過而問
之至是而巡歷所及車轍徧乎中原之境矣乃還
而視駕于大梁焉以語于藩臬諸大夫曰世降道
微聖賢不作樸散淳澆久矣向予觀于四境循會
省也今觀于會省亦猶四境也夷門豪俠遺韻尙
存而仁義之風益泐矣柰何魏而昭揭之諸大夫
起而應曰觀民設教唯先生職而執齊物唯先生

能僕輩第受成事已耳。所命之子自夙谷之表，
倡在士人士人之興起，在教化語云：立的以示之。
標射者期焉設鑪，以鼓之鑄頑者化焉樹標，莫如
崇賢善鑄，莫如敬業。孟氏仁義之學，士人之標的
也。倘惠徼聖賢之靈，群子弟而講習之，鑪冶之中
其有頑金乎？爲之奈何？爰曰：遊梁有祠以祀孟子，
其規制故隘，可撤而新也。其學舍未備，可創而構
也。祠修則崇賢有儀，館備則敬業有所。崇賢以示
之，標敬業以鼓之，鑄不亦可乎？予曰：善。乃捐貲三
百餘金，檄有司鳩工而葺之。中爲殿六楹，祀孟夫

子其上以萬章公孫丑諸弟子配前爲門題曰仁
義之門又前爲門曰近梁祠仍其舊也殿之北建
講堂六楹扁曰性善其東西各列號舍十八間以
處諸生亦既備矣然供儀之費無從出也于是諸
大夫各捐贖羨買地若干頃坐落祥符之某鄉歲
收租銀若干貯之理問所支給聽之守道循環報
之本院著爲令甲至其督率必簡師儒教育務得
英士學術一尊孔子孟子叩大夫均有師帥之寄不得
譏焉乎差乎首善之地在省會教化之任在官司
學問之宗在聖賢性性世仁義之說固孟氏所以願

學孔子而繼伏羲周文二統者也士患舍此弗學
耳誠學焉如衛武切磨之功毫而靡勑如兩程子
之先識仁以誠敬存之殫上蔡切問近思之力究
康節內聖外王之學濟濟彬彬入以表率乎鄉里出
以楨幹乎邦家俾後之觀風者曰中原古聖神名
區今猶昔也猗歟休哉予于諸大夫今日作人之
舉不有榮施哉是所望于諸來學者爰書之爲此
祠記是役也首其事者不佞大美贊其成者方伯
易君登瀛袁君奎憲長蔡君逢時大叅徐君卽登
朱君思明憲副何君大化梅君守和憲僉延君論

洎開封府太守馮君盛明董之者郡倅朱勤而知
事薛國俊效奔走也例得並書云

修城碑記

明陳所蘊

河南行省治大梁大梁故宋建國地其城卽宋內
京城周可二十里而遙蓋藝祖仍周舊無所恢拓
神宗朝始更而大之爲四十里則今外土城云外
城久傾圮僅存故址內城以甃石故獨完好萬雉
雲連屹屹言言望若列嶂壯都會也惟是敵樓闕
如所從來久吏於此土者後先得代去置不問未
有議及創建者歲萬曆己亥臨川曾公以大中丞

無雨河建牙其地一日借藩臬諸大夫行城
四顧而嘆曰城以衛國樓以翼城匪直爲觀美也
緩急世時有敵壘在郊惟是守望爲兢兢受兵
登陴之士勢不能不踐更傳餐番休蓐食于是焉
在且也晝堪終日暴而宵堪竟夕蒙霜露乎風雨
不時至能任其漂搖淋漓乎矢石之彈射將坦腹
而受不一趨避乎不待敵人攻我我業已坐而自
困矣卽金城千里何爲是當亟議蚤圖者顧安所
得金錢爲營度費于時方伯姚大夫進曰明公爲
一方計深遠不佞敢不仰承不腆筦庫所積竒羨

若而金計足克聚材鳩工用旦夕俟命毋徒爲中
奄攫取以歸尾閭中丞公大喜過望謀於部使者
東明崔公崔公良以爲然卽口命宮董事不踰月
告成矣嗟乎大梁地四衝東接齊魯南走芒碭淮
泗西隣秦晉北抵韓趙南界蘄黃襄郢地勢平衍
無重岡複嶺爲界限四方有變禍未不中於梁者
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方今天下雖陸警水慄無敢
尋曠林之戈弄潢池之兵窺左足而先發者庶幾
可幸無事顧自採金權稅之令下而四方小民莫
必旦夕命也而思動憤而思遲斯亦胥火積薪之

一且禍變勃發駭而面之其能及乎齊侯伐
魯圍城季孫叔孫帥師成城春秋書之以志譏經
國者不能先時修備敵人臨境而後議版築嗚呼
晚矣茲樓之建所謂未雨而徹桑土未濟而懷衣
袂者也始事于某年月日迄工于某年月日起麗
景門直抵仁和門而止凡若干楹費罔官損役靡
農妨睥睨相接果恩相望榱桷相仍丹堊相耀翼
如堂如斯棘斯華樓旣成大夫相與落之登樓四
望太行嵩室居然在几案間大河湯湯僅如一衣
帶城之大觀於是乎備矣事固有先聲而後實者

斯臺斯樓城若增而崇若墀而厚固可先事伐群
不逞之謀而預寢其匪茹窺伺之志異日者父老
子弟櫻城自守時計必追頌中丞方伯永賴不朽
功當亦必以不佞之言爲匪誣矣

景福寺記

明馬體元

景福寺大梁城東馬尾牆之淨境也村距梁城仁
和門四十里寺離向村中厥地爽塏而闐寂門三
楹四天王居之正殿毘盧尊佛諸佛諸羅漢環拱
之後殿本師釋迦牟尼尊伽左右石佛各高二尺
許相傳額自地下正殿後觀音大士坎向而坐正

殿前伽藍祖師兩殿翼之祖師殿白衣觀音爲首
唐僧舍居其西旁寺址暨附田計畝十有二樹木
森鬱村民左右夾居而拱其後橫寺門一灣池積
潦非旱甚水不涸寺不知起自何代有碣載明成
化己丑嘉靖己酉萬曆丙申各有僧暨信士修葺
之寺賴以不圯今皇上御極之五載歲在乙丑寺
又以僧暨信士修葺之僉謂世代之靡涯也又濁
河與鄰不無湮汨之可虞也宜勒寺蹟于石俾後
來有所據以永厥寺于是任持僧人性安暨弟子
徒侄海潮同信士張志仁等倡募善緣伐石爲碑

謁余求記其槩嗟乎佛法之行世也其日月之行
天江河之行地乎孰翳其明孰闕其流竊窺今時
之佛法殆似明實翳似流實闕微獨燈籠佛殿三
門一棒最上秘密罕有傳卽止觀寂照戒定慧之
機稱了了者亦罕焉雖然此人之不能行佛法非
佛法之不可行於人也夫不見梵宮貝葉比丘禪
那之殆遍世界乎又不見皈依頂禮讚誦布施之
幾盡世人乎佛法廣大斯已見矣伏讀高皇帝御
製三教論大哉聖訓定萬世之宗教乎有曰其佛
制之幽靈藉助玉綱並世無窮尤爲切至至矣

學吾長者屠赤水先生所著焚說鴻苞等書大開
茲宗余師神光居士鴻真而抱密諦深有未平我
宗然則佛法固人人可行者哉當亦人人與能之
矣余別業在寺左偏聞鼓鐘經呪之音願諸沙門
持戒精進願諸檀那布施弘益更願十方世界修
梵行者究竟六度具足求大乘者得聞最上法門
佛日爲之增輝法輪以之常轉同歸萬善共樂大
平惟我佛菩薩以願力成之是爲記

述安遠門月城內玄帝廟記

明朱勤炯

河決每由安遠門入天

方士議建

水遂不復作和公春爲之記歲在壬午或謂方士
之誣不知壬午之變寇寔爲之豈盡在水哉余且
疑其類圯者之失矣今碑且付泥沙余因援筆
記之與繕城後卽

議舉此舉之非獨用字亦倘有
蓋不亦或帝之非不覆焉下矣

國朝

忠賢祠碑記

袁澹如

粵稽古昔代有傳人事有緯績勲業文章匪不
然具述惟節烈奇變之人稱焉豈乎世無其人哉
而後之人忼慨指陳獨於奇變節烈之事爭譁莫
道之嗟乎人而至于以節烈奇變傳後世人

矣天下事尚忍言哉明興二百六十餘年汴土
無多傳惟禦寇圍沈水患事幾與唐睢陽戰國
陽千百年爭竒莅汴土夙多名宦亦惟巡撫子房
王公諱漢破永城擒賊羅害事與巷戰面齒二三
人爭竒汴郡邑遇變人賢多足紀亦惟陳橋鎮忠
賢祠爲王公諸節烈標英爽存血食事又與古監
者朱力士祠宇爭竒嗟乎祠建于汴邑河朔之一
隅汴省不可問矣紀節于王公子房之一人名賢
弗忍問矣記變于寇圍決汴之一難明季事又弗
足問矣人亦曷樂以其事傳後之人亦曷樂以其

事忼慨多道哉獨是勢太矣績灰天壤身裂矣血
隣宿艸此浩渺生氣固森鬱于日星河嶽間而第
不安虞游蒐于木主貞珉後之人曷以動盼籌于
千百年此巡按蘓公臨臯之建祠于陳橋鎮是
亟亟也謂如曰從古所謂生服其教歿畏其神者
其表章之如亦曰自今伊始節亦百世化亦百世
者諒有志焉迺整堂廡迺營門坊迺安室寢列主
于堂之午位有奉命而來遇難各盡者柝撫十二
公而子房王公其右侍主于堂廡之側有守正
臺將頌而下及邑都人士頌軀者幾三百位

建功勳軍水張特宗次之嗟乎人而運于三百年
以蓋節過難稱爲忠賢者尚恐問故忠賢固無樂
乎以是名而後之人於是忠賢多君子又寧忍弗
問乎如因灑泣而志之如鎮人也弔黃袍之遺跡
嘗忻然曰有宋三百年文明之運于此焉啟是汴
京之首盛撫忠賢之聲稱復愀然曰有明三百年
樂土之邦于此焉止是汴省之至傾感而記之則
又曰維忠賢之翊運斯振起之有徵文成于崇禎
癸未以亂故未永諸石今書之以有待焉

重建遊梁院記

張天植

昔者三代之盛東庠西序黨訓塾術所以服習乎
道德緣飭乎儒雅者蓋出于教其間殺飯牲脯藩
酒器具之畢周而又擇更老以爲之師未有不兼
以養者也周衰學校或存或廢以孔子大聖而聚
徒受業私相誦說遊列國之間從者至數千人蓋
所以佐教養之不足者其意遠矣孔子沒而孟軻
氏獨得其傳太史公曰天下方務合從連衡以攻
伐爲賢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所如不合退而與
其徒作孟子七篇其所首記者則在惠王三十五
年至梁而不曰利曰仁義之說也仁義者非若異

端所謂整躩蹊跂而煦煦之予予之也所以正人
心正風俗繼仲尼之絕學闢揚墨之邪說規諷時
主覺寤來世者也然則其遊於梁也豈與希志苟
合博邠迎襪席云爾哉蓋教養之盛也胥正簡師
舍菜合樂其事不得不出于上則謂之公教養之
衰也負劔碎珥結駟傳食其事不得不出于下則
謂之私然則孟子者重有所不得已也私也廼以
今去其世幾二千年有所因沿建設尙尊崇其名
號稱道其行蹟典不必請于朝而事猶繫之官司
則今日者殆兼公與私而存之不廢者與遊梁書

院者本故宋孟子祠而前朝直指桐城方公改稱
書院者也爲殿六楹題其門曰仁義迤而北建講
堂亦如之顏曰性善其東與西各列舍凡拾有捌
而又糾僚屬捐羨緩驚祥符縣田若干畝歲人若
千爲生徒請讀資可謂甚善矣迺示當衝溢潢滂
之後井木湮刊卽相國浮圖僅出地上尺許豈復
有遺基廢瓦令人得指而識之曰遊梁書院也者
卽欲問其名而故老蕩沒亦無復有知者矣余驟
幸其地慨焉傷之郡守朱君曰汴城修復

朝議盈庭敢不竭蹙以圖頌事有本末勢有緩急越

餘遊談輒論中于士習懼人心風俗因緣大壞此
腹心之病也急而救之孰有逾仁義者乎博愛之
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昌黎云孟軻氏功不在禹
下者此也而其說實倡自見梁始今書院舊在城
一南首宜移置學宮夫今所謂學宮者饌堂號舍皆
名存實亡也久矣誠建書院于此有室有庖有廂
有漏出入有所供膏火有所資使諸生以時講習
其中仁義性善之說克容於耳目之間而浸滲于
詩書之際不數年而教化益彰人材益出豈特無

其病而將有其盛也哉余聞斯言而變然其卽古
者教養之法雖出於私而實在於公者乎其卽三
代之舊制孔孟之遺意兼而行之稍稍得存者乎
朱君迺鳩工庀木經營不日其規制雖稍陋於前
而爲法較密遂請予余得增博士弟子員科舉額
若而人且以孟子既配食孔廟爲不設木主焉禮
也君子謂是役也仰古而不泥其迹創今而不害
其因旣有當於

朝廷興復之急圖而又脗合於聖賢傳道之太指於
乎一舉而數善備焉朱君之功誠不小而余得從

吏以落成之亦可謂無負也已朱君各之璠江西
安福人襄其成者爲同知胡鳳閣白方熙張爾翮
劉愈奇通判李如璧推官吳崇熹暨祥符縣知縣
孫如林等而董其役者爲府學教授楊四端訓導
杜訖禧王觀生例得併書之俾刻之石

創建中州貢院記

李粹然

國家三歲一大比士而獻其鄉之賢者能者於

朝典至重也豫州居天下之中得扶輿秀傑之氣鍾
靈獨厚而河洛淵源尤爲萬世文字之祖所稱人
文淵藪者非耶查明季豫鄉貢院初在省城西南

鴻後乃遷建改舊藩一巨盈庫爲棘園規模亦稱
宏麗相傳二百年來所得多英人碩士文章爾雅
有禪廟謨前崇積歲次壬午寇薄汴五閱月弗克
嗣值陽戾怒嚙大梁古重郡始罹淪沒而舊貢院
亦付東流片礫無有存者越明年癸未始議舉行
豫鄉貢與巨典伊時黃河以南省城之內則藉天
肆浸徒付望洋諸如他郡邑皆殘闕頽垣荒蕪滿
目巷僻居人後遂議移於河北輝縣之蘇門山下
因舊有百泉書院而稍擴其制然氣局終湫隘不
足爲志士揚眉吐氣地且兩河八郡茲僻處居此

聖清定鼎之初未暇修復仍舊貫已十五六年于茲

各歲子奉 簡命按部中土念薦賢爲國雅切夙
心而開科取士尤爲急務顧塲屋未獲勝地大恐
文明鬱抑無以光我邦家未幾觀風省會人物漸
見阜蕃猶有古東京遺烈而望之鬱鬱菁菁知爲
奎壁呈祥乃謀諸大叅三韓王君議以會合遂偏
覽古梁苑中求一形勢最勝地旣而得舊周藩基
址一區實居汴之會城中央軒豁鴻厰較舊時貢
院不啻壯勝十倍許矣且向前午地正南爲舊南

薰門離火文明暢達陽氣而東西仁和大梁兩門
左右夾翼梢前爲鍾鼓二樓臺分向拱峙儼若龍
蟠虎踞蓋中原攬海內之秀茲地又攬中州之秀
允矣文章之府而威鳳祥麟騰躍之地也豈待
蔡始知吉哉予爰與大中丞曲沃賈公會疏具請
上嘉納制曰可詳載奏章另勒別石班班可攷無庸
再贅但予受

命以來昕夕飲水咨諏周爰馳驅王事每懷靡及罔
有_不咎乃以董建一事屬_之大叅王君君_其素饒宏
才偉畧慷慨任事鳩工庀材卜日修築而闔豫各

屬州邑咸鼓舞樂輸棖楠丹堊以次舉集不數月
而事觀厥成爾乃監臨主考有署監試同考有駢
至公衡鑒有堂聳建明遠樓四丈之高廣置各號
舍五千有奇復於後山屏上鼎建文昌祠一座藜
光輝映以啓佑我后人繚垣則周以棘茨且碑勒
雉堞屹若金湯不第形勢居勝而鞏密高華亦非
舊時貢院所可髣髴也予嘗論文章爲經國大業
士子先資拜獻之言卽後來銘鼎勲猷肇基于此
第培塿不產松栢崑浦乃毓球珠而穎賓蘇子亦
謂大史公歷覽名山大川故其文疎宕有奇氣然

則文人名士雖挾雕龍繡虎之才亦必嘉借勝地
 以抒音抱茲之一望竦秀地靈人傑當必有偶儻
 非常之彥應運而起以有用文章鼓吹休明矣予
 且拭目俟之庶幾借手以副 簡書云爾工肇於
 客歲秋杪竣於今歲夏仲相度形勢規畫方位督
 率屬員辰昏拮据者大叅王君其首勛也而佐理
 指搆措辦工料鼓勵匠役則開封太守錢綸祥符
 邑令劉朝宗之功居多焉至郡丞韓齊范郡佾張
 俊哲暨道標中軍任之炳與府縣廣文劉漢柱陳
 如海等均與襄事克効勞績例得並書以垂茲石

氣復二程書院碑記

天下王化之本莫大於學校而與學校相表裏者
則惟書院其散在海寓者若濂溪二程橫渠紫
陽之屬以恣學人講貫習復一時名公鉅卿奮
起爲當世用不絕其輔翼費官爲菁莪棧樸之
自出所闢誠鉅也大梁之南繁塔吹壘岡舊有
二程夫子書院其創始歲月及後之廢與前祀
具載管攷聞見錄明季毛王二公重加修葺謀
士其中大梁之士獲雋爲最盛皆極一時之選
此亦作人之明驗也無何九域騰迥三精霧塞

流寇引河灌城此嗣遂與汴之民居同歸淘汰
蕩爲荒烟野蔓矣一白

清寧再親萬類熙蘇九市三衢久違舊觀而二程
書院願猶委諸灌莽揆之育賢致治之意毋乃
實有缺乎今

聖天子加意右文表章正學勅所在郡邑鳴新文廟
親臨闕里近又

褒揚諸賢翊道之功分頒

宸翰造錫程祠凡屬臣工敢不仰體余謂在梁言梁
書院宜悉先闕建爰捐資新之非僅汴人士實

與之爲水則以所向也聞之業精於勤古聖
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
遷焉故其教不肅而成今多士以績學績言爲
職業而顧安於汨沒涸瀟剝賊僨質之俗學心
必有所不忍斯祠旣復則誦習有地更擇良師
友相與摩切於以咀精茹華搯觚染翰風翥
騫夫何難之有然學不如斯止也夫學以六經
爲根柢以程朱爲繩尺由是發爲文章樹爲勲
業爲偉人爲正士名著鼎彝功書史冊故足述
也然必先自立志始志定而品彰焉如耕之有

時織之有幅斯轟然而不可紊今二程夫子非
多士之知人子耳濡目染素習其遺言懿行殆
亦先疇之誠誼高曾之規矩也誠使正誼明道
一以兩夫子爲志不必刻畫衣冠亦趨亦步雖
明鏡通脫魁壘駿雄凡可以揚眉抵掌出所學
以衣被海內皆兩夫子之徒也德爲實德言爲
實言以爲實功不朽之盛孰大於是若夫兩夫
子造于營道之周而衍爲紫陽之朱啓後承先
緒傳聖脈赫赫在人繼述開蔡季通曰天主教
昇幾文不生孔孟不得二千年後不至二

不得多士亦熟聞之余復何言是役也多士屬
耳目焉將興起其視聽而燥被其心志下皆
師保仰止即高山庶余之意爲不徒也工之經
始落成及殿堂門廡若干楹記之碑陰其龙材
鳩工悉出余資不以煩有司後之君子蒞斯土
者塗墍丹雘踵事而增俾規製益善嘉與沐之
多士淬礪誦絃搏風耀影以襄

皇治之盛是則余拭目以俟者耳肯

康熙貳拾陸年歲次丁卯仲夏之吉

河南布政使司管理通省驛鹽仍以副使分守

開歸河道加一級張思明拜撰

分巡河南通省河道提刑按察使司僉事加四

級俞森拜書